

定。这是她认识到了自己的未来，相比之下你是优秀的；也是她对你这三年（可能）暗恋的回应。我认为如果你真去表白了，大概率得到的是安慰的话语。表白不是起点，是结束那段关系的终点。

——孤独岂是惩罚

即使那个曾经试图摆脱孤独的人一败涂地，
但我也需要为少年的自己进行一次诡辩，
让他相信孤独是他无可避免的惩罚。

佚名

作于 2026.9.16

【内容警告】

本文包含性别贬损语言、客体化凝视、性羞耻、强迫式幻想、自恋型叙述、心理操控等内容。可能引发不适，请谨慎阅读。

【虚构声明】

本文纯属虚构，如有雷同，实属巧合。

【作者立场与免责声明】

本文为文学性/半自传性文本，采用不可靠叙述者视角。文中叙述者的语言、判断、欲望和辱骂，不代表作者立场，不构成对任何现实个人或群体的攻击。作者支持性别平等、性别正义与交叉性性别批评，反对一切性别歧视、性别本质主义、客体化、骚扰、跟踪、情感操控与性暴力。本文不美化、不合理化、不鼓励任何形式的性别化压迫或暴力。文中角色的沉默与空白，是对支配性叙事如何抹除他者主体性的呈现，但作者承认这种手法可能造成二次伤害。请将本文作为对性别化权力与客体化心理的病理呈现与自审来读，而非认同。

以让你看到她也有可恨一面的事，可这些事，这篇文章是未来的他写的，他无权再去诋毁她的名誉，他应该忏悔，可他做不到，傲慢是他的底色。

无止境的回忆。

无止境的灾祸

无止境的创伤

无止境的后悔

无止境的结局。

——作于 2026.9.16

点评：

本文讲述了作者在初中生活时，对暗恋女生的一系列行为的分析。但我认为，最后让你给她表白并不是真的喜欢你。她累了，对你。所以无奈之下做了这个决

她只是一个正常人。

但可惜啊。

你遇到了他

他需要一个像你一样的意淫对象来弥补他的欲望，他不知道什么是灾祸，什么是不知廉耻。

他只知道

意淫。

初三的最后，她让她的闺蜜找了他，说：“如果能有一次正式的表白，我就同意。”

他要开始装了。

装清高，装学霸，装着受害的样子去光明正大地意淫，装着自己才是那个受害者。

“一个垂死挣扎的，临死想抱大腿的死婊子。”他这样想着。

什么也没有发生，灾祸紧紧地缠住了她，物质上，精神上，所有的方面。

他还是孤独的一个人，一个傲慢的人。这里还有一些可

【阅读说明】

拒绝、厌恶和疏远是边界与主体性，不是欲擒故纵。叙述者的“爱”是投射、占有和幻想，不是关系。孤独不是惩罚，而是拒绝看见他人的结果。建议搭配交叉性性别批评阅读：不可靠叙述、客体化凝视、性别化贬损语言的再现与批判界限。

——孤独岂是惩罚

即使那个曾经试图摆脱孤独的人一败涂地，但我也需要为少年的自己进行一次诡辩，让他相信孤独是他无可避免的惩罚。

“理论上说……”“我觉得有些……” 样的东西在指引我”，他总是以自傲又卑地的语气与一些别人未知的道理沟通，但这并不应成为乌合之众嘲讽他的理由，这些口头禅，我相信，他真的相信自己当时可以做出些惊天动地举世瞩目的伟事，他没有在这个方面犯高级的错，他犯了一个足以让他认为的乌合之众大肆嘲笑的愚蠢的错，他爱上了一个人。

一个不足称道的人
一个忍耐愚蠢的天才对她所犯下的滔天罪的人
一个对于他来说伟大的末日
一个被谁欺骗者
一个乌合之人

故事的起点早已不足为奇。

很多次，数不清的那种。

他看到了恨。

她看到了厌。

在初三的最后阶段，很多人拿那段过往当作笑话在他面前提起。

说他绿帽，只有他自己知道：

他连备胎都算不上。

他什么也没有付出。

不，

他付出了自己的意淫。

付出了自己的情感。

付出了自己的妄想。

天灾降临在了这普通的垃圾上。

她什么也没做错。

该死 罪该万死。

是你们这群乌合诋毁她没考上高中。

当然不是我。

我成绩好。

在日夜的与自我中另一个“我”的人格的意淫中，他们分开了。

分开了，他不可能再和她一个班了。

那他之前的日思夜淫算什么，他的像世界顶级数学 + 博弈论般的恋爱论算什么，他的与她的日常的沟通算什么，“我们之前不是很要好么？”“不是差点确定关系了吗？”“怎么全都没了？”

他没牵过她的手。

他没碰过她的身体的任何部位。

他和她对视过，

他认为在这所一无是处的学校大放自己普通智商的假努力让他骄傲，让他自信，当时不是还流行什么词吗？“普信男”——这是她在意识到他的自大时给予他的最合适他的称号。

他叫于昊然。

一头对世界逢场作戏的谄媚之犬，当然，这是之后的我对于他的称呼。

她叫[REDACTED]。

一头自以为是、不知好歹的婊子，当然，这是愚蠢的小丑在看到自己逢场作的戏、谎话百出所作出悲哀的类似于哀嚎的鼠辈之语。

从上帝视角来看

天作之合！

甚至那只小犬也从自以为是的意思中看出了上天的旨意，是啊，多么完美的借口——天作之合，所以，他开始了自己的个人秀——一场暗恋三年终无结果的失败投资；一次世界降下的对于当时的他来说的最严厉的审判，一次对于她来说老的无妄之灾。

现在，请你好好欣赏！

年级二十三，这个名次使他感觉良好，他开始四处询问那些比自己成绩差的同班同学的成绩，好像一只流浪狗在寻找新鲜的腐尸。垃圾般的优越感填满了他的大脑，他的青春期间萌动的性欲使他决定像他这般的“初中王子”该寻找一位配得上他的公主，正巧遇到了期中考后的换座位，对于他来说，这种不需要他亲自寻找公主、还能在匹配成功后堂而皇之地为其加上“缘分”一类的高大上名义的活动正合他龌龊的爱心。

分到她了，灾祸开始了。

“我找到她了，我的公主”，个人秀的开场白结束了。

开始，她只是将他当作一个可以抄作业的“学霸”，总是想偷瞄他的作业——正常人只要愿意写都能写的作业。

他开始作秀了。

又换了一次。

一次。

又一次。

“我知道的。”

“我知道的！”

“我知道的？”

“我知道的!!! ??? !! ? 欲擒故纵 ?!”

你知道什么？

正常人都会恨他。

他不正常。

但他成绩好。

那他就正常。

他怎么还不接受了

乌合之众，乌合之人，乌合之辈。

在乐子问题中像乐子一样地笑。

“于昊然这么喜欢和■■■■坐啊？”

“嘿嘿！”

“你是不是喜欢■■■■了？”

“嘿嘿！”

乐子，
乐子中的乐子。
祝你一辈子像乐子一样活着。

慢慢地，她由无奈变得不耐烦，又变得不胜其烦，又变得恨，又变得毫不保留的纯洁的恨。

他感觉到了。

又换了一次座位，

他还是和她被坐在一起

“欲擒故纵，这我知道”

他感觉到了恨。

他不想让她看到那些作业，美其名曰地将其称为“帮你养成在督促下的道德行为”，其实只是想增加自己与她对话的机会。

多么下流！
多么不知羞耻！

像一只从下水道里走出的老鼠！
愚蠢！无知！自以为是！

自以为是的无用的关心开始出现在两人的对话中，她随意应付几句，却成为了日后他喜欢她的原因之一——“和我说话的女生没有几个。”

可笑！
多么可笑！

长得丑就活该一个人！女生为什么要和你说话！

渐渐地，他开始觉得两人应该确认了什么关系。

**荒唐！
真是荒唐！**

做了几周同桌就要分开了，他还是放不下她，“为什么？为什么好不容易……”，“从今天之后，班级前十可以自由换到任意座位”，老师宣布着。

**机会！
是机会！
抓住机会！
我已经想好孩子的名字了！**

这几乎成为了日后他学习的唯一理由，高中的学习只是学习的行为惯性罢了。

他开始假努力地学习了，正常地上一些课，偷懒地做一些作业，班级前十，对于他说唾手可得，他真的以为他是天之骄子，他甚至开始幻想她是不是也已经爱上他了。

如约而至的换座位来了。

他脸红地坐在了女生的旁边，他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中，完全没有注意到女生的无奈。他也不敢和女生说话，向外人设立所谓的高冷人设，徒增笑柄，其实就是在自卑又怯懦的鼠小胆的在无人角落的不敢言语的计划。

他开始自以为是地猜测她对于他的喜欢程度，“为什么，女生的笔袋会往我的桌子边偏了一点，她是不是喜欢我？”“为什么，她睡觉时候手肘有一点在我桌子上，欲擒故纵，还玩这一套，看来果然喜欢我。”“还有……，她是不是喜欢我”“今天……，我们的关系更进一步了”……

“她是不是喜欢我”
“喜欢”
“她是不是喜欢我了”
“不喜欢”

这些纠结到每一分每一秒的问题缠绕在他的心头，就像用丝线缠住了一只老鼠，老鼠会被勒死，可人不会，而他，正在自己的幻想中由一个人变成一只老鼠。

他还会哗众取宠，在一些课堂上帮她回答问题；在一些他人显而易见都能看出他喜欢她的问出的乐子问题中一笑。

对，他会笑。